

· 拉美经济 ·

南方共同市场货币一体化进程与前景分析

· 左 品

内容提要 作为世界上首个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建的共同市场，南方共同市场自1991年建立以来不仅极大推动了南美经济一体化发展，也成为拉美乃至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南共市是否能实现货币一体化不仅直接影响成员国之间经贸合作，而且对集团乃至整个南美一体化深化发展也将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南共市实行货币一体化内外动因及进程的分析与回顾，从最优货币区理论角度对其宏观经济趋同性等进行研究，对该地区建立货币联盟的可行性及前景进行探讨。

关键词 南方共同市场 最优货币区理论 货币一体化

1991年3月，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4国总统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签署《亚松森条约》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场（南共市）。作为首个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共同市场和南美最重要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南共市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地区一体化发展。然而，自建立至今18年过去了，南共市仍是一个不完全的关税同盟，与最初共同市场的目标还有相当大差距。特别是南共市在1998年正式提出建立货币联盟的提议后，随即遭遇1999年巴西雷亚尔危机和2001~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阿根廷、巴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两国贸易摩擦不断，而对地区内贸易依赖较大的巴拉圭和乌拉圭也遭受池鱼之殃。南共市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举步维艰。2005年，与阿根廷就贸易补贴以及建立纸浆厂等问题发生矛盾后，乌拉圭前总统巴特列对加入南共市发出质疑，他说：“乌拉圭不应该只有一个内部市场，它的市场是世界的。”¹

南共市主要参照欧盟模式推进本区域货币一体化。自1962年首次提出建立货币联盟的建议至1999年1月1日欧元的正式使用，欧洲货币联盟（EMU）用了近40年来筹建准备。诚如Barry Eichengreen所言，与欧盟相比，一体化程度相对松散的南共市实现货币一体化更加困难²。再加上地区各国经济水平差异、宏观经济政策各异等不对称因素的存在，南共市货币一体化的过程必然更加困难。而随着南共市各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上的不

断调整，阿根廷和巴西于2008年10月开始启用双边贸易本币结算体系，以及南方银行的成立，南共市货币一体化的方向可谓初显端倪。

一 南共市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动因

区域货币一体化是指一个地区的国家为建立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域进行货币协调与合作，组建一个由统一的货币管理机构发行单一货币、执行单一货币政策的区域性货币联盟。建立统一货币对成员国而言有利有弊。一方面，成员国必须放弃独立的汇率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可能也会受限，而且还要接受在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基础上的相似目标。另一方面，货币一体化也会带来诸多收益，如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价格透明度、促进贸易和投资、增强经济结构调整动力和提高竞争力等³。对于南共市而言，采取统一货币，实现资金和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具有政治与经济上的内外动因。

（一）有利于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金融危机的风险与挑战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伴随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和金融自由化，全球化实质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动态过程，缺少政府调控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很难限制资本流动，国际投机资本频频触发严重货币问题。经

¹ *Financial Times* March 21, 2006 Tuesday.

² Fabio Giambiagi *MERCOSUR: Why Does Monetary Make Sense in the Long Term? Monetary Union in South America Lessons from EMU*,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2003, p. 39.

³ Peter B. Kenen, Ellen E. Meade, "Regional Monetary Integration". <http://www.voxeu.org>

收稿日期：2009-12-11

作者简介：左品，女，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现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拉美研究项目访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京 210093）

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并非全是稳定和增长,也会引发一系列经济问题,比如汇率不稳定、低增长率、高失业率以及收支不平衡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爆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如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雷亚尔危机,以及2001~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其主要表现为一国不良的汇率政策诱导的金融危机通过贸易、投资等渠道对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广泛的传染效应,在开放的资本市场条件下,由金融危机导致的市场信心危机会诱使国际资本的突然中止,从而扩大并加重传染效应的范围和程度¹。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各国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以及单个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有限,这些都要求各国必须在合作与协调中求得发展。2002年1月1日,欧元作为一种全新的国家货币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东亚区域合作也取得明显成果,2000年的“清迈倡议”以及2007年《东盟宪章》的签署等,标志东亚货币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因此,南共市希望实现货币一体化、加强成员国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实现货币一体化是南共市经济一体化深化的必然结果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一般被分为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经济一体化6种形态。其中,在共同市场的组织形式下,除了要实行统一的贸易政策以外,还要求统一货币制度,成员国之间必须实现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各国必须协调一致,共同取消阻碍劳动力、资本流动的限制。正如Fabio Giambiagi所说的,共同市场的建立需要满足“4个要素自由流动”:即商品、服务、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要达到资本在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就必须要建立统一货币,如欧盟建立欧元作为统一货币。因此,南共市1991年成立时所签署的《亚松森条约》第1章中已就建立共同市场的目标作出规定,“在成员国之间建立宏观经济和部门间的政策合作,包括外贸、农业、工业、金融货币、汇率及财政政策。”²

南共市成立初期发展迅速,区内贸易从1990年至1996年增长了314%,贸易额达171亿美元,1998年贸易额达到205亿美元,一度被称为继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世界第三大贸易集团³,为拉美其他

经济一体化组织作出良好表率。但南共市成员国之间因为经济贸易和宏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贸易摩擦频频出现。2001年阿根廷爆发经济危机后,在贬值比索的同时,又对包括来自南共市成员国的产品实行限制性措施,并在对外统一关税谈判中采取倒退立场。乌拉圭为减少阿根廷比索贬值带来的损失,采取限制阿根廷产品进口措施,并对300种消费品设置最低限价等。比较典型的贸易摩擦是阿根廷与巴西在汽车和糖业等敏感部门的竞争。这些不利因素也使得南共市统一关税的任务十分艰巨,虽然各成员国就取消对外双重征税问题已进行多轮磋商,但至今无果。此外,虽然目前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陷入停滞状态,然而一旦建成,缺乏深度一体化的南共市对于成员国的吸引力将更加减弱,离心倾向很难避免。

二 南共市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回顾

1991年签署的《亚松森条约》为南共市成员国确立了宏观经济合作的目标,但是直到1997年4月8日南共市建立统一货币的设想才出现在一则名为“给南共市的一个建议”的新闻报道中。在4月27日南共市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提出在南共市建立统一货币。基于阿根廷当时实行的货币局制度,梅内姆更倾向于在南共市实现经济“美元化”。1998年,南共市成员国在阿根廷的乌苏艾亚召开第14次会议并签署《乌苏艾亚法案》(Ushuaia Act),宣布未来南共市需要深化发展的几个方面:(1)制订金融和投资政策,(2)加强宏观经济合作,(3)考虑建立统一货币的可能。虽然此次会议没有为上述目标制订具体细节,但这是南共市首次正式提到把建立货币联盟作为一个长期目标⁴。2000年,南共市4国经济部长和央行行长在巴西圣保罗市就共同经济目标、统一国民经济方法、财政状况和公共债务的约束、货币和资本市场的统一监控、建立更高层次的宏观经济

¹ 朱小梅:《从博弈论视角看拉美的“美元化”前景》载《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1期,第42页。

² “Treaty of Asunción”. <http://www.sice.oas.org>

³ Rafael A. Portat-Doria, *MERCOSUR: the Common Market of the Southern Cone*,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05, pp. 3-4.

⁴ Fabio Giambiagi, *MERCOSUR: Why Does Monetary Make Sense in the Long Term? Monetary Union in South America Lessons from EMU*,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2003, p. 60.

对话机制等达成共识。主要包括：（1）建立自由贸易区；（2）成员国在定义和衡量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上统一标准；（3）保证汇率在正常范围内，成立一个地区中央银行防止货币贬值；（4）通货膨胀率不应高于 3.0%；（5）各国都不能有过多的金融赤字，赤字预算不能超过 GDP 的 3.0%；（6）各国的公债不能超过 GDP 的 40.0%；（7）各国不能有过多的经常账户赤字，并且最高不能超过 GDP 的 3.0%¹。可以注意到，后面几项规定基本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衡量成员国可以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趋同标准接近。

1999年巴西雷亚尔危机和 2001~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忙于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南共市这一时期货币合作基本无果。2002年经济形势持续恶化，阿根廷政府最终放弃实行 11年之久的货币局制度而选择浮动汇率，开始经济全面比索化进程。2003年，阿根廷总统杜阿尔德与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表示要重兴因受经济危机影响而陷入发展危机的南共市一体化进程，并商讨建立南共市议会和在南共市内采取独立的统一货币²。2005年 12月，南共市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总部举行首脑会议，通过建立南共市议会和南共市结构转换基金规定等协议。2007年 1月，南共市首脑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与会领导人均主张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继续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同年 5月，南共市议会正式成立并召开首次会议。12月 9日，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7国参加的南方银行宣告成立。由于南方银行将创建一个货币稳定基金，并建立一个结算单位，这不仅是南美国家谋求金融独立的进一步尝试，也有助于整个南美地区实现经济和货币的一体化。

2009年初以来，巴西因雷亚尔大幅贬值引发金融动荡，使本国经济陷入严重困境，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不利影响，南共市再次面临组建以来最严峻的考验。2009年 2月，南共市 4个成员国举行会议并发表联合公报，重申将全面加快和深化一体化进程的决心。7月 24日，第 37届南共市首脑会议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举行。会议重点是解决南共市内部的贸易争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甲型流感疫情的措施，以及推动南共市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等重大问题。本次会议还批准了在成员国之间用本国货币结算双边贸易的协定。这表明在巴西和阿根廷 2008年 9月签署采取本国货币替代美元结算双边

贸易协定之后，巴拉圭和乌拉圭也将于 2010年底前后加入这一体系。地区贸易本币结算体系的实行将削弱美元在地区贸易中的地位，有助于扭转美元化趋势，同时也将减少各成员国的贸易结算成本，从而有力地推动南美地区的金融一体化进程。

三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对南共市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蒙代尔等人提出了几种最优货币区标准。1961年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货币区伙伴国之间生产要素市场的高度一体化能够增加要素和产品的价格供给弹性，从而在区域内经济出现干扰时能够减少调整要素的实际价格和名义汇率的需要。1963年麦金农提出了决定最优货币区范围的另一个标准——“经济开放度”，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重”。1969年凯南提出将“产品多样化”作为形成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英格拉姆提出将“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认为金融市场一体化可以减少对汇率调整的需要。1970年哈伯勒和弗莱明提出了“通货膨胀相似性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等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³。因此，综合上述最优货币区理论，南共市如果实现货币一体化至少需要具备 3个条件：成员国

¹ Fernando Ferrari-Filho “Why Does it Not Make Sense to Create a Monetary Union in MERCOSUR? a Keynesian Alternative Proposal”, in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Winter Vol 24, No 2, 2001-2002 pp. 241-242.

² Reed Lindsay “Argentina: The Specter of Menem a South American Union At Stake in April Elections”. <http://www.narconews.com>

³ Femado J. Cardin de Carvalho *Perspectives for a Monetary Union between Argentina and Brazil*. Prepared for Workshop on New Issues in Regional Monetary Coordination Understanding North-South and South-South Arrangements. Institute for Ibero-American Studies Hamburg Germany July 7-9 2004 pp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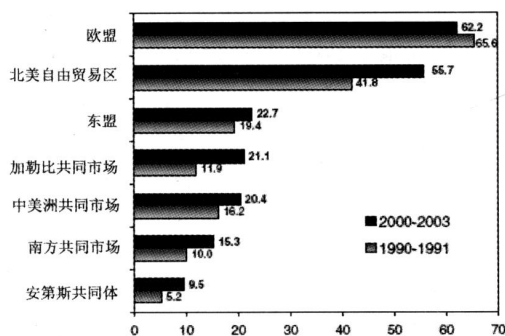
⁴ 丁文丽、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理论回顾与反思》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 5期，第 95页。

间的贸易和金融一体化, 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流动的程度, 以及成员国之间的宏观经济合作。

(一) 贸易开放和相互依存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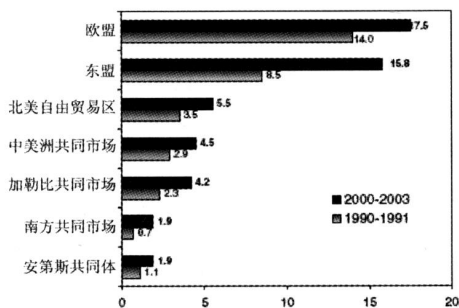
总的来说, 区域内各国的贸易开放度越大, 对区域内贸易依赖度越深, 贸易联系就越密切, 形成货币联盟所取得的贸易和投资收益就越大。图 1 和图 2 对 1990~1991 年和 2000~2003 年期间, 南共市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加勒比共同市场、中美洲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的贸易开放性和相互依存度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 虽然南共市出口额占整个拉美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10.0% 上升到 15.3%, 但只比安第斯共同体略高; 出口额占 GDP 比重从 0.7% 上升到 1.9%, 落后于其他经济一体化组织, 贸易开放程度较低。从表 1 可以看到南共市各成员国 1990 年和 2003 年的进出口额与地区进出口总额比重, 巴拉圭和乌拉圭对区域内贸易依赖度相对较深, 次之是阿根廷, 巴西最低。

图 1 1990~1991 年和 2000~2003 年地区内出口额占整个地区出口总额比重 (%)



资料来源: José Luis Machinea, Guillermo Rozenwurcel, *Macroeconomic Coordination in Latin America: Does it Have a Future*, CEPAL, December 2005.

图 2 1990~1991 年和 2000~2003 年地区内出口贸易额占 GDP 比重 (%)



资料来源: José Luis Machinea, Guillermo Rozenwurcel, *Macroeconomic Coordination in Latin America: Does it Have a Future*, CEPAL, December 2005.

表 1 1990 年和 2003 年各成员国进出口贸易额占南方共同市场贸易总额比值 (%)

	阿根廷		巴西		巴拉圭		乌拉圭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1990	14.8	21.5	4.2	10.9	39.6	30.8	35.4	40.9
2003	22.5	28.2	5.8	13	47.2	53.9	31.7	41.6

资料来源: Matthias Busse, Carsten Hefeker, Georg Koopmann, "Between Two Poles: A Dual Currency Board for MERCOSUR",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No. 17, 2006.

(二) 汇率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 南共市成员国汇率机制经历了由固定汇率转向采纳浮动汇率或较为灵活的其他种类的汇率制, 如管理浮动和“爬行钉住”等。20 世纪 90 年代, 拉美经济“美元化”趋势同样也影响了南共市各国。阿根廷 1991 年 4 月起采用货币局制度, 将比索与美元以 1:1 比值钉住, 巴西 1994 年 7 月起实行将本国货币雷亚尔对美元以 1:1 比值钉住的汇率制度。虽然钉住汇率制可有效控制高通货膨胀, 却易因币值高估导致资本外逃, 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因此, 巴西在 1999 年爆发雷亚尔危机后, 不得不转向自由浮动的汇率机制。阿根廷也于 2002 年被迫放弃货币局制度, 对比索进行贬值并采取浮动汇率。90 年代以来, 乌拉圭一直采用对美元“爬行钉住”的汇率制度, 然而巴西和阿根廷为应对金融危机而贬值货币的做法严重打击了乌拉圭出口贸易, 乌拉圭最终也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巴拉圭则一直采取浮动汇率。

表 2 1980~2007 年汇率双向联系指数 (%)

	阿根廷	巴西	巴拉圭	乌拉圭
乌拉圭	0.95	0.98	0.98	1.00
巴拉圭	0.95	0.96	1.00	
巴西	0.87	1.00		
阿根廷	1.00			

资料来源: Mordechai E. Kreinin, Michael G. Plummer, *Monetary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Issues of Economic and Policy Convergence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 the Rimini Centre for Economic Analysis, PR02-09.

一般来说, 如果国家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贸易往来时, 货币保持固定汇率比较有利各自经济发展¹。而根据表 2 可知, 南共市各国汇率指数联系十分密切, 成员国汇兑平衡价格稳定与否将直接影

¹ 王仁祥、胡国晖主编: 《国际金融学》,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第 221 页。

响次地区贸易流向。但是,在一国如何选择汇率制度时,经济冲击的本质与影响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巴西和阿根廷在实行浮动汇率后,货币大幅贬值时间不长,汇率又恢复稳定。由于巴西和阿根廷将要实行通胀目标制,因此,若出现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是否会重新回到钉住汇率制,仍有待观察。

(三) 宏观经济趋同和波动

总的来说,一个经济体内的国家应首先实现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趋同,才能进行货币一体化。表3和表4分别列出南共市成员国通货膨胀率、利率、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4个指标,用以对南共市宏观经济趋同性进行分析。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南共市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水平在90年代不仅高而且波动性大。这主要是南共市国家因受债务危机影响,大多通货膨胀严重,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巨大。为抑制高通货膨胀,这些国家又采取高利率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币值的同时,吸引了巨额国际游资,为后来金融危机爆发埋下隐患。如1992~1994年,巴西通货膨胀率高达157.8%、2708.2%和1093.9%。1994年实施“雷亚尔计划”后,1998年通货膨胀率骤然降到1.7%,利率也从1994年的1153.8%降到1998年的24.8%。此外,巴西因实施“雷亚尔计划”期间大量举债使国内呈现“债务繁荣”,以致1995~1999年出现巨额财政赤字。虽然2000~2006年南共市各国通货膨胀率、利率、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平均值高于正常水平(除了阿根廷因受经济危机影响差强人意外),但已可以看出各国宏观经济经过调整后已有一定好转。

此外,1991年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的失业率分别为6.5%、4.8%、5.1%和8.9%,2000年上升到15.1%、7.5%、10.7%和13.4%¹,特别是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时,巴西和阿根廷两国的失业率都在20%以上。虽然高失业率与经济衰退、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等多种因素有关,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南共市劳动力要素市场流动性较低。

综上所述,南共市各国宏观经济存在较大波动性,尽管成员国在2000年已就宏观经济合作达成大致目标,然而由于公共赤字、债务和通胀率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南共市还不十分符合传统的最优货币区标准。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各国经济形势自阿根廷金融危机后经过宏观调控逐渐趋于稳定,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等均处于持续下降趋势,满足货币一体化的宏观经济趋同性开始呈现。根据Frankel和Rose从欧盟经验中得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内生

性”(endogeneity)特点,即在加入货币区之前,一国可能并不符合传统最优货币区标准,但一旦加入货币区,通过固定利率或货币同盟加速贸易一体化消除汇率风险,有助于次地区产品和服务周期波动的同时出现,使其宏观经济结构向货币区的核心成员国集中,从而满足最优货币区的要求²。因此,南共市实现货币一体化仍具有较大可行性。

四 结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临国际资本频繁流动以及金融危机爆发的威胁,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维护本地区的金融稳定 and 经济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南共市内部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但是巩固和重兴南共市发展已成为各成员国共识。正如阿根廷前总统杜阿尔德所说,在南共市内部建立货币联盟只是时间上的早晚问题。

关于南共市未来货币联盟将以何种形式出现,目前仍无定论。

第一,由于拉美各国与美国经济联系密切,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出现经济“美元化”的提法。采取“美元化”的国家可以通过推动货币锚的低通货膨胀率,消除汇率动荡风险,从而免除货币贬值之忧,还能节约外汇储备,消除资本投机性冲击等。再加上在一个贸易关系加强的经济体内部,同主要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将会带来更大利益。因此,原定2005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也促进了拉美经济“美元化”的进程。1999年,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在内阁会议上指示就阿根廷货币“美元化”进行研究。根据其构想,阿根廷将从比索与美元以1:1比值钉住最终过渡到放弃比索,而以美元作为官方货币,取消中央银行,在南共市内部建立货币联盟并最终在整个美洲建立美元区。然而“美元化”弊端也十分明显,它将使成员国以牺牲铸币收益为代价,而央行的缺失,也使其失去作为最终贷款人形式职能的灵活性,无法有效稳定本国金融市场。此外,实行“美元化”的

¹ Fabio Giambiagi *MERCOSUR: Why Does Monetary Make Sense in the Long Term? Monetary Union in South America Lessons from EMU*,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2003, p. 28.

² Ariel M. Vial, James W. Kolari, Nikolai V. Hovanov, Mikhail V. Sokobov “Computing and Testing a Stable Common Currency for MERCOSUR Countrie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Vol. 11, No. 1, May 2008 pp. 193-194.

表 3 通货膨胀率和利率 (%)

	阿根廷		巴西		巴拉圭		乌拉圭	
	通货膨胀率	利率	通货膨胀率	利率	通货膨胀率	利率	通货膨胀率	利率
1991	84.00	61.70	480.20	536.90	11.80	34.90	81.30	75.20
1992	17.60	16.80	1157.80	1549.20	17.80	28.00	59.00	54.50
1993	7.40	11.30	2708.20	3060.00	20.40	30.10	52.90	39.40
1994	3.90	8.10	1093.90	1153.80	18.30	35.50	44.10	37.00
1995	1.60	11.90	14.80	53.10	10.50	33.90	35.40	38.20
1996	0.10	7.40	9.30	27.40	8.20	31.90	24.30	28.10
1997	0.30	7.00	7.50	24.80	6.20	27.80	15.20	19.60
1998	0.70	7.60	1.70	24.80	14.60	30.50	8.60	15.10
1999	-1.80	8.10	19.90	25.60	5.40	30.20	4.20	14.20
2000~2006	8.89	12.46	7.81	18.31	8.82	8.90	8.96	21.46
2006	10.00	7.20	4.18	15.28	9.60	8.33	6.40	1.60

资料来源: Fabio Giambiagi *MERCOSUR: Why Does Monetary Make Sense in the Long Term? Monetary Union in South America Lessons from EMU*,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2003; Mordechai E. Kreinin, Michael G. Plummer *Monetary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Issues of Economic and Policy Convergence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 the Rimini Centre for Economic Analysis, PR02-09.

表 4 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与 GDP 比值 (%)

	阿根廷		巴西		巴拉圭		乌拉圭	
	公债	财政赤字	公债	财政赤字	公债	财政赤字	公债	财政赤字
1991	45.80	-0.50	36.90	-0.10	26.20	-0.20	41.20	1.20
1992	37.20	0.60	38.20	-1.80	19.40	-0.60	34.90	1.50
1993	34.60	1.20	32.80	-0.70	17.70	0.40	31.10	-0.60
1994	34.70	-0.10	28.50	1.10	15.90	1.10	30.50	-2.20
1995	37.90	-0.50	31.60	-5.00	14.80	-0.30	28.80	-1.40
1996	40.80	-1.90	33.30	-3.80	13.90	-1.10	28.10	-1.50
1997	39.40	-1.50	34.50	-4.30	15.10	-1.40	28.40	-1.40
1998	39.00	-1.40	42.40	-7.50	18.90	-1.00	26.90	-1.00
1999	42.30	-1.70	46.90	-10.00	24.80	-1.00	27.50	-3.80
2000~2006	93.00	-0.07	51.63	-3.41	41.53	-0.74	69.17	-2.28
2006	63.55	1.78	45.75	-3.00	28.60	-0.50	72.14	-0.57

资料来源: Fabio Giambiagi *MERCOSUR: Why Does Monetary Make Sense in the Long Term? Monetary Union in South America Lessons from EMU*,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2003; Mordechai E. Kreinin, Michael G. Plummer *Monetary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Issues of Economic and Policy Convergence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 the Rimini Centre for Economic Analysis, PR02-09.

国家也将不得不服从美国的货币政策。因此,巴西和阿根廷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均最终放弃将本国货币与美元钉住,采取浮动汇率制。目前,巴西和阿根廷已正式启用双边贸易本币结算体系,希望逐步摆脱美元作为中介货币。乌拉圭和巴拉圭也随后签署协定表示愿在 2010 年底前后加入这一体系。因此,虽然目前并没有找到比美元更合适的替代货币,但南共市成员国希望扭转“美元化”趋势、削弱其在地区贸易中地位的态度已很明显。

第二,由于采取独立的统一货币,建立可以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个独立中央银行,将为地区金融市场提供美元化所没有的稳定。独立的统一货币与成员国本国货币汇率上的灵活性,也可以为抵御外部

冲击提供一种缓冲的“软垫”,同时也能确保货币区内铸币收入。为此,2002 年 Malamud 和 Label 提出在南共市建立名为 Merco 的统一货币作为对美元的替代。同时他们也指出,根据欧元区经验,成员国的汇率机制应该是稳定的,通货膨胀、利率和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在采取共同货币前都应该趋于一致,实现金融一体化,并且提供一种有信用的低通货膨胀保证,需要符合传统的最优货币区标准¹。

第三,随着南共市与欧盟贸易联系的加深和正

¹ Bernard Malamud, Wayne A. Label “The Merco: A Common Currency for MERCOSUR and Latin America”, *American Business Review*, June 2002, p. 137.

在进行的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Busse等也提出南共市更适合实行所谓“双重货币局”制度,即将南共市成员国货币与美元和欧元同时钉住。“双重货币局”制度最早是由阿根廷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略在阿根廷货币局制度失败前提出的,被认为可以为本国货币同时提供美元和欧元这两种稳定的“货币锚”,因此也将适合南共市的贸易结构¹。

同时,令人关注的是以巴西为主导的南共市和以委内瑞拉为主导的“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2009年更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一直是南美一体化的两大趋势。随着2004年12月南美国家共同体(2007年更名为南美洲国家联盟)宣告成立,2006年委内瑞拉加入南共市,2007年12月南方银行的正式建立,可以看出整个南美一体化存在新的合作可能,因此也不排除南共市的货币一体化将不会单独进行,而是被纳入整个南美地区货币一体化进程中。

主要参考文献

1. A riel M. Viale, James W. Kolarj, N ikolai V. Hovanov

Mikhail V. Sokobv “Computing and Testing a Stable Common Currency for MERCOSUR Countrie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Vol 11, No 1, May 2008.

2. Bernard Makmud Wayne A. Label “The Mercosur Common Currency for MERCOSUR and Latin America”, *American Business Review*, June 2002.

3. Fabio Giambiagi *MERCOSUR: Why Does Monetary Make Sense in the Long Term? Monetary Union in South America Lessons from EMU*,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2003.

4. *Financial Times*, March 21, 2006 Tuesday.

5. Matthias Busse, Carsten Hefeker, Georg Koopmann “Between two Poles: A Dual Currency Board for MERCOSUR”,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No. 17, 2006.

6. 丁文丽、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理论回顾与反思》,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7. 王仁祥、胡国晖主编:《国际金融学》,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

8. 朱小梅:《从博弈论视角看拉美的“美元化”前景》,载《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 鲁渝)

(上接第41页)

四 结语

可见,拉美的民主政治从一开始就是外源性和混合性的,它模仿了新教文化的民主外表,却是以天主教文化的民主观为标准运行和发展的;与此同时,这种民主政治还是从属性和边缘性的,它更多的是对来自中心国家——19世纪以英国为中心、20世纪以后则以美国为核心——各种“挑战”的“回答”而已。这种情况正是拉美政治发展进程曲折的根源之所在,也是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对迟缓的根源之所在。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拉美的民主化进程不完全是拉美文化内在发展的产物,更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因素推动的结果,是一种“外源性的”民主化进程。拉美各国先后陷入债务危机后,为了获得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不得不接受外部强加的种种条件。其中美国通过人权外交提出的民主化处方和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危机调整方案附加的政治改革要求,在拉美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说,拉美当前的民主化进程是外源性的,它更多地体现了对新教文化背景下民主政治的模仿,与拉美

本身的文化特征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尽管民主化进程使“多数的拉美人在价值观上对西方民主表示认同,但西方民主在拉美却表现出‘水土不服’”的严重问题²。2009年6月28日,发生在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的军事政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水土不服”的结果之一,它进一步表明,拉美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依然任重道远。

主要参考文献

1 [英]阿诺德·J. 汤因比著,沈辉等译:《文明经受着考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 [秘鲁]欧亨尼奥·陈一罗德里格斯著,白凤森等译:《拉丁美洲的文明与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3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4 Guillermo O’Donnell *Countepoints: Selected Essays on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9.

5 Howard J. Ward, Harvey F. Kline (eds),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7.

(责任编辑 刘维广)

¹ Matthias Busse, Carsten Hefeker, Georg Koopmann, “Between Two Poles: A Dual Currency Board for Mercosur”,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No. 17, 2006, p. 360.

²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9页。

Faction Conflicts and the Military Regime in Brazil 1964– 1985

(pp. 27– 35)

Faction conflicts in the Brazilian military were originated in the World War II, as a result of sharp divergence over the issue of sending troops to Europe. From then on the military was featured by the division and political struggles between the dove and the hawk. In 1964 the military regime came into power and established the authoritarian rule in Brazil. From 1964 to 1967, the dove in the military seized the superiority and showed political tolerance by retaining a par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From 1967 to 1974, the hawk took the dominant position and adopted highhanded measures to consolidate the military rule. From 1974 to 1985, the dove gradually replaced the hawk and regained the ruling power. During the period,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was launched and the power transition to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was achieved in 1985.

(Dong Jingsheng)

Democratic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A Cultural Perspective

(pp. 36– 41)

The Latin American culture is a result from the so-called “challenge– response” movement among the indigenous culture, the European Catholic culture, and the African culture. It is of unique features although it takes the European Catholic culture as the core element. Thanks to the fact, the regional democratic politics is featured by a peculiar mixtur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was allowed to be established and operate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Dong Guohu)

A Study of the Non– Contributory Pension Scheme in Barbados

(pp. 42– 46)

As the first British colony initiating a non-contributory pension scheme, Barbados is a major example of “zero pillar” in the “five pillars” of pension system which was recently proposed by the World Ban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s in Barbados and the proceedings of its non-contributory pension scheme.

(Tang Jun)

The Monetary Integration in the Mercosur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pp. 47– 53)

Established in 1991, the Mercosur is the first trading bloc in the world totally composed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South America. 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monetary integration is able to serve as a powerful engine further boosting its development. However, it is still a pending issue due to the divergence among member countries. The article seeks to analyze the macroeconomic convergence in the Mercosur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d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achieving monetary integration.

(Zuo Pin)